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十三.

第二天下午，我準時赴約，屋裡只有凱洛琳在。正中下懷，我便坐下來和她暢談。原來她在華盛頓州立大學讀二年級，父親早故，年初隨母親到巴西度假。臨時決定留下來，準備旅行南美各地，以增廣見聞。結果一到巴伊亞，便被這裡的風土人情絆住了，始終捨不得離去。

「你打算用嬉皮的方式旅行？」我心存僥倖的問道。

「什麼嬉皮方式？」她不悅地回答：「我是用我們這一代青年人的方式。」

「單身一人？」

她笑了，笑得好甜，笑我的觀念落伍：「你是想說：『一個單身女孩』是吧？這有啥不妥？」

我知道這是觀念問題，便說：「不是道德上的顧慮，我也喜歡旅行，但是一個人沒有勇氣。」

她收回了責怪的眼光，說：「我恨那些觀光客，把旅遊變成了商業的生產線。他們花了大把的鈔票，買了各個風景古跡的幻燈片，屋裡擺滿各種土產紀念品。其實他們連人家怎麼生活，怎樣思想都不知道！」

「妳對東尼他們瞭解多少？」我直接切入主題，怕等一會失去了機會。

「可能和你差不多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要參加呢？」

「誰說我參加了？」她神秘地笑了，就像淘氣的孩子惡作劇一般。

「昨天……」

「昨天我只是告訴尼奧，我早就決定了，是他用他的口，說我要做修行人的。」

「好哇！妳原來是學法律的。」

她笑笑，很俏，很甜，接著說：「他們吃飯去了，今天我故意留下來等你。我也想瞭解一下，如果值得，我會留下來學習。否則，我到時就走，誰也留不住我。」

「那妳還沒有吃東西？」

「這是常事，有時一連幾天都沒有吃。」

「他們平常靠什麼維持生活呢？」

「東尼賣了不少畫，但是他交際應酬太多，所以開銷也很大。這一點令尼奧很不滿意，像昨天那個會，他們不知道開了多少次，可是又有什麼用？」

「東尼很有才氣，可是他怎麼都不像一個修道的人。」

「東尼以前在里約的電視台工作，生活很靡爛，整天酗酒。後來遇到尼奧，兩個人談得很投機，便一起來這裡修道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尼奧真是有點本事了？」

「我只知道他原來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哲學講師，秀子是他的學生。秀子為了要跟隨他，曾經把手臂割了十幾刀，以示決心。聽說他們這個組織是國際性的，參加者完全是自願自發，至少我很佩服這種精神。」

我還想問下去，正好尼奧回來了。他見了我，說道：「想不到你很準時，東尼有事回不來，你有什麼問題？我可以解答。」

「我想知道你們在追求什麼。」

「真理！」

「什麼是真理？」

「真理是宇宙間絕對的道理。」

「既然是絕對的，我們憑什麼知道確實得到了呢？」

「你當然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。」

「那你和基督教的說法一樣啊！我必須先相信你，然後才能得救！」

「不，我們有證據，你看了就知道。」

「能先讓我看證據嗎？」

「不先參加修行，給你看你也不會懂。」

我偷看了凱洛琳一眼，只見她毫無表情，在一旁瞑目打坐。尼奧是對的，如果真理人人一眼就看得出來，那真理也就不值得追求了。不過，這種說法和「先相信才能得救」不是異曲同工嗎？

我又問：「你們有什麼戒律呢？」

「沒有，除非你認為修行是戒律。」

「有什麼進修的階段呢？」

「初步是民俗、宗教以及象徵哲學；第二步是旅行世界，比較各種宗教；第三步則是沉思。當然這是指已受過大學教育的修行人而言，否則還要加學科學。」

「這樣的進修必須有相當的規模才行，你有什麼計劃呢？」

他在紙上畫了一個表，不知是不是專門為了對付我而設計的，但至少顯示出他曾經涉獵過中國哲學。表中的整體是由陰陽所組成的圓，陰代表物質、陽代表精神世界，精神界又分三才：天界有神修士三人，周遊世界無所不至；地界有苦修士七人，負責指導各地的組織；人界為各地的組織，有修行人十二人，又稱做長老。

在陰界則為未入門而有志修行的道友，每位修行人應吸收四位道友，共有四十八人。道友們負責解決陽界修行人的生活問題，他們要先學習手藝，如做項鍊、作畫等，以便換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。

整個組織算起來共有七十二人，尼奧現在是苦修士，他受命在巴伊亞組成一個組織。他並舉東尼為例，東尼原是里約熱內盧環球電視公司一個節目的製作人，由於生活空虛，終日酗酒。尼奧說服他放棄了一切，來到巴伊亞修行。由於剛來不久，組織尚未建立，目前正在著手吸收修行人的階段。沒想到巴西人慵懶成性，對形上學毫無興趣。修行人至今尚未湊足，像我這樣的東方人，正是他們極希望吸收的。

我想到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目前的生活如何維持。

他說：「這是我們選擇巴伊亞的原因，在這裡露天都可以睡覺。食物照理應由道友們貢獻，但目前組織還沒有成立，我們必須自立更生。我們都能畫畫，我還可以教瑜珈。巴伊亞大學有意請我去教象徵哲學，可是東尼不同意，他找了沙市一百位知名之士贊助，我們才有能力租這間房子。」

「那怎麼會經常斷炊呢？」我看了看凱洛琳，她一直低著頭，仔細聆聽。

「斷炊？」尼奧彷彿不懂，想了想說：「我們生活簡單，有時一日吃一餐，有時也會禁食一日，因為要保持精神上的寧靜，必須時常練習斷絕物慾。」

這一來，我的疑念一掃而空。但是，我必須再做全盤的考慮。

他又說：「象徵哲學中有很多你們中國的思想，我在大學時選修過易經、老莊哲學，但是瞭解得很膚淺。你的加入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，一定有不少需要向你學習的。」

這是他第一句還算謙遜的話，高帽子戴了畢竟舒服，我對他已頗有好感。

這時已六點了，晚上我還有事，便向他告辭。

凱洛琳送我到門口，突然用英語說：「我希望和你談談。」